

新华社记者徐祥达、龙雷

谁在山西“认养”古建筑文物？

走近三类“认养人”，了解他们的情怀与付出

本报记者于振海、王学涛

文物大省山西现存2.8万余处古建，由于人力、财力投入不足，大量低等级古建现状堪忧。捉襟见肘的文保工作与数以万计的建命运，倒逼山西于去年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虽然此前安徽、广东、厦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类似实践，但像山西由政府出方案、全省推开的还是全国第一家。

卢氏后人集资20万，再续先祖千年荣耀；爱心民企捐资400万，让“孝义”重返身边；文物迷独资120万，30年照顾一座古庙……记者走近三类古建“认养人”，了解他们认养文物背后的情怀与付出。

父老乡亲：留住乡愁根脉

近年来，已有34处古建被认养，其中14处已修缮完毕，一半以上的出资人与文物古建有“乡情”。他们宁可东拼西凑、求亲告友，也要留住祖祖辈辈对家圆的记忆。为了鼓励村民善举，晋中市实行以奖代补，运城补助总费用的5%至8%用于制定修缮方案。

对此，运城清润村卢陈深深有体会。一年半前，他和其他5名卢氏后人联名向晋中市文物局递交了自筹资金修缮“市保”卢虞墓的请示。直到2017年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后，文物局不仅心里有了底，还补助5万

元，提供技术支持，并协调解决了墓地土地使用问题。

“文物局大力支持，增加了俺的信心！”卢虞第87代孙、75岁的卢陈志说，政策启动两个月后开工，国庆节前竣工，一共集资了20余万元。

如今，光秃秃的耕地上，一座拔地而起的仿古墓亭，为高大厚重的唐碑遮风挡雨。通过墓亭柱子上两幅大红对联，可知卢虞在唐宪宗时曾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其神道碑文为当时宰相郑余庆奉旨所书，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然而，之前缺乏保护，原墓地已封土夷平，仅存的神道碑曾无任何遮挡，历经风吹雨淋和浇地灌溉，出现各种险情。“风化得厉害，多数文字已难以辨认。”

“有了政策，一纸请示终于踏实落地。”卢陈志说，尊祖、敬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保护唐碑就是要让子孙后代记住先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精神。

爱心民企：传承文化财富

记者观察，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与宣传少，缺乏金融、税收等实质性的奖励，以及文物部门单打独斗不无关系。即便这样仍有一批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民企老板，尽自己所能，传承文化财富。

孝义市民营企业家王铁生一气儿修了3处文物古建，成为文物圈的热词。问起缘由，他直言：“弘扬文化需要载体，我手里有一些富余资金，想为后人多留点东西。”

位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孝河湿地公园的龙天圣庙就是其中一处，门口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仁孝忠义传统化学苑”。走进庙内，院里种着一片竹子，墙壁上工整地抄写着《孝经》。两进院落里有众多清代遗物，其中大殿分上下层。如今这里已是孝河湿地公园的一个景点。

然而，2017年之前的龙天圣庙一度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王铁生看到在风景秀丽的孝河公园竟然有如此残破的县保后，出资400余万元进行修缮，并把关公、刘恒等重新塑像。

龙天圣庙里供奉的是谁？这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同样也困惑着王铁生。为此，他亲自赴太原、平遥、太谷等地的龙天庙实地考察。“我倾向于供奉的是汉文帝刘恒的说法，他为母亲亲尝汤药，是中国有名的二十四孝子之一，而关公忠义仁勇，影响了一代代炎黄子孙。”

50岁的王铁生虽然一辈子经商，但能熟背经文，说起历史人物也是滔滔不绝。他说，修缮龙天圣庙是希望让更多市民在旅游、休闲中学到更多孝道、仁义、忠勇的历史文化故事。

古建筑迷：带动更多人参与

业内人士皆知，山西文物古建多为乡村庙宇，利用率低；低等级文物建筑知名度不高，不好靠旅游带来经济效益；而且木结构古建筑怕火，存在安全风险。那认养这样一处古建筑达30年会成“烫手山

陕西文学的英国“摆渡人”

新华社记者姚友明

西安市民中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位英国人每天跟他们一起挤311路公交车，并在车上“偷听偷学”陕西关中方言。

他就是中国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罗宾·吉尔班克。10年里，罗宾向欧美陆续翻译超过150万汉字的中国文学作品。临近春节，学校已放寒假，不过罗宾每天仍会去办公室，和学院院长胡宗锋一起工作8小时，翻译近5000个汉字。罗宾说他在国内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

罗宾与西安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罗宾对西安的印象只有兵马俑，至于兵马俑背后的历史，他并不太了解。

“在中国老师的介绍下，我来到西大应聘，突然就爱上了这里。”罗宾说，陕西人特别热情、友善，而且说着好几种方言，这和他的家乡北约克郡日常生活中说方言而不讲标准英语非常类似。

罗宾毕业于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后，罗宾开始阅读英文版的《诗经》等经典。同时，他发现陕西的关中方言中有许多表述都来自古代汉语，这更增添了他研究陕西方言的兴趣。

“陕西话与英语中很多表述相近，比如陕西话把妻子称呼为‘屋里头的’，英语里也有‘her indoors’（家内）。”罗宾说，“不要觉得方言都很土，比如陕西话中的‘嫰’，意思是‘特别好’，《诗经·陈风·



▲罗宾和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在探讨陕西方言的英译方法。新华社记者姚友明摄

月出》中就有‘佼人嫰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美人多漂亮啊’！”

20世纪90年代，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陕西文学作品的诞生，也使陕西作家群在中国文坛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这些作品中有大量的陕西方言，如何将方言译成能为英美读者接受的英语，一直是陕西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瓶

颈”。

为突破这一“瓶颈”，罗宾除了每天坚持坐公交车通勤之外，还跟着胡宗锋一起到陕西、关中和陕北等不同地区采风、调研，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甚至参加当地人的红白喜事。罗宾说，通过游历，他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学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利用偶尔回乡的机会，罗宾找到了位于

北约克郡的山谷出版社。此前在英国市场叫座的中国读物，基本上只是名人回忆录，普通英国人较为熟悉的中国作家只有张爱玲等。

罗宾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英国人现在更渴望通过阅读中国小说来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

2017年5月，山谷出版社一口气买下贾平凹、红柯等7位中国作家的7部当代中国小说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形式出版物的英文版权。目前，这套《陕西故事》中的3部英文版小说已经出版，剩下的作品也将在今年陆续与英国读者见面。

“目前销量在英国非常不错。”罗宾说，陕西作家的作品在英国出版后，BBC都要求通过他联系原作者进行专访。“我妈妈现在简直已经成叶广岑的粉丝了。叶老师的所有作品关注生态和环保，比如《老虎大福》，还有关于大熊猫的故事。她现在在英国也有很多粉丝。”

从2010年与胡宗锋合作翻译的贾平凹作品《黑国》登上美国《新文学》杂志开始算起，罗宾与胡宗锋携手翻译的中国小说作品已经超过30部。除了译著外，罗宾还准备在2018年出版两部中英文双语作品：《探究中国》和《罗宾眼中的陕西》。

“我的首要原则，是希望能让更多欧美人读懂中国小说。让更多英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罗宾说。

新华社西安电

“洋记者”眼中的中国航天员

新华社记者海伦·本特利

2003年10月，在绕行地球14周、飞行60万公里后，杨利伟安全返回地球。

那一刻，像千百万中国人一样，飞行员王亚平被她所看到的画面深深吸引。对她来说，那些镜头不只意味着成就。她从中看到了机遇。“他是中国第一位男性航天员。那谁会是第一位女性航天员呢？”

生逢其时

在位于北京北部的航天城，记者见到了王亚平。

采访期间，王亚平坐姿笔挺，双手交叠平放在膝盖上，唯一的动作是偶尔拿起保温杯喝水，给人冷静和克制的印象。后来她告诉记者，对从事航天员这份工作的女性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特质。

“我们控制宇宙飞船，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你必须学会控制你的自然反应。”王亚平说。

记者采访了三位航天员，向每个人都提了同一个问题：是什么特质让你们被选为航天员？三个人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坦率和谦逊。是的，他们资质不凡，但是他们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生逢其时。

“我可能不是最棒的，但我是最合适的那

一位。中国正在走向繁荣，空间站工程也全面展开。”王亚平说。

坚持不懈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1998年成立至今，中国已成功培训21名航天员。其中，11名进入太空。他们共完成了六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进行了超过100项科学实验，环绕地球飞行68个日夜。

即使在航天城，目光所及之处，也很容易找到像记者一样从未有机会从太空俯瞰地球的人。然而对于有一个人来说，这一梦想曾经触手可及。

最近的一次机会，是2016年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

当神舟十一乘组安全返回地球，邓清明也回到了家。还未同妻子、女儿打招呼，他便直接走进了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泪流满面。

邓清明没有入选神舟十一乘组。在中国1998年选取的第一批14名航天员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飞天的现役航天员。

人们总是关注航天员训练的体能方面，比如离心机和水下失重训练。但是精神压力呢？面对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你会矢志不渝坚持二十年吗？

“坚持，坚持，坚持！”邓清明说，“我已经52岁了，但我有信念，它支撑着我一直走下去。”

1962年，美国航天员、后当选参议员的约翰·格伦成为美国环绕地球第一人。1998年，任俄亥俄州参议员期间，格伦以77岁高龄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重返太空。邓清明有理由坚持下去。

为人子女

中国航天员第二批招募在2009年进行，女性也有了机会。王亚平很兴奋，她的父母却无法分享这份喜悦。

“当父母发现我想去报名时，他们坚决反对。但这是我的梦想，虽然他们反对，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她说。

航天员是人们心中的英雄，他们也是儿子、女儿、妻子、丈夫、母亲、父亲。他们的家人，在关注、等待、期盼和祈祷他们平安的同时，经历着另一种形式的失重。

王亚平终于说服了父母，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但事实上，就像航天员永不放弃飞天梦想一样，他们的家人也无法放下担忧。

当王亚平执行完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后，她的父母告诉她：“你在天上飞了15天，对我们来说，却像是15年。”

梦想实现

翟志刚是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他很

有魅力，风趣幽默，和他交谈令人感到放松。

作为唯一进行过舱外活动的中国航天员，翟志刚说，执行任务时必须全神贯注，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每一刻都要精确计算，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完成任务。”

从太空俯瞰地球是什么感受？

“当我走出太空舱，地球‘悬浮’在我上方，下方是神舟飞船。宇宙是无边的、深邃的。”翟志刚说。

中国航天成就惊人。今年，中国计划成为首个登陆月球远端的国家。这将是一个凝聚了技术、毅力和勇气的壮举。

如若嫦娥四号任务完成，中国航天下一个里程碑工程有可能将航天员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安全带回家。

届时，当中国的孩子们仰望星空时，月球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感觉触手可及。

当王亚平从太空返回后，她说：“我没有感到过害怕，我只是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王亚平的飞天梦想或许已经实现，但是今天，以及未来许许多多日夜，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梦想仍在继续。

（翻译：单儒超）新华社北京电

回乡路上，那些默默付出的铁路民警

又是一年春运到来，南来北往的人们收拾好行装，整理好心情，踏上回家的旅程。然而，在路上您可曾注意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穿着制服、戴着袖章，不时出现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候车大厅、安检口……有了他们，回家的路上就多了一份安全、一份踏实。春运首日，新华社记者来到沈阳火车站，带您探访铁路民警的故事。

他们的亲情爱情

1984年出生的沈阳站派出所政委刘伯超，马上要度过自己在沈阳站的第一个春节，瘦瘦的他看起来干劲十足，不时到站内的各个岗哨去巡查。调过来半年多时间，家在丹东的刘伯超第94天才回了第一次家。“连续承担重大安保任务，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办法。”刘伯超笑着说，“我爱人是丹东那边的铁路民警，她也能理解。在这94天里，她来看过我两次，每次都是下车说不到20分钟话，就又要上车走了。”

“还有一次是她去外地开会，路过沈阳站，我赶紧去站台等她，我们一共见了不到两分钟。”刘伯超说。

最让刘伯超难忘的是他的母亲，“一次，我妈没跟我说，就自己买票过来看我，妈妈跟我说孩子啊，我也不打扰你工作，就来看你一眼，妈妈来了以后也就待了不到20分钟，我买了张票，送她走了。”

在站台上送走妈妈的那一刻，刘伯超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在沈阳站派出所干了31年的老民警麻树范告诉记者，沈阳站是客运大站，每天客流量近15万人次，春运期间能达到20多万人次。工作繁杂、担子重，很多民警只能家里有事才回趟家，有的家属也有意见，跟分居两地一样。

“其实警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亲情爱情，但守护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岗位。”麻树范说。

执勤辛苦，干劲很足

每天走4万步，步行约15公里，这是一个铁路民警执勤中的日常工作。“从沈阳站的东广场，穿过候车大厅，到西广场，再到地下通道，各个售票厅转一圈，每天要来回走好几趟。”1991年出生的民警郭恪涵说。

在沈阳站派出所，超过一半的民警在站区的执勤大队，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

“我们是一个8小时的白班，然后再上一个24小时的通班，然后休息3天。”郭恪涵说，“但是平时工作任务重，这3天基本是休不上的，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回家睡一觉，回来继续执勤。”

派出所的食堂每天11点半开饭，但能回所里吃饭的人不到一半。“郭恪涵说，很多人因为饮食不规律得了胃病，在岗位上的民警赶上不上饭点，只能给他们叫外卖吃，有时候时间紧，也就吃袋方便面对付一下。”

“我们所的前任所长，就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胃疼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后来上级考虑到他确实辛苦，把他调走了。”郭恪涵说。

执勤大队队长陈衡全因为长期值夜班，睡眠不规律，20多岁就得了心脏房颤。“在站内的公安值班室值夜班，只能靠着椅子睡会儿，但有时群众一敲门或者一来电话，就醒了。”陈衡全说。

“春运期间就更忙了，南来北往的旅客很多，我们将在站内重点地区增派警力，出动便衣民警打击盗窃、开展沿线巡逻、严打黄牛并开展一系列便民服务工作，这些我们都做了充足的预案。”副所长郭滨江说。

当记者问起除夕夜打算怎么过？郭恪涵说，“除夕夜，所里会包些饺子，值班的兄弟换班的时候回所里吃一口，这就是我们的春节。”

“我们这帮年轻的小伙子干劲都很足！”刘伯超说，“辛苦我们不怕，让旅客平安上车，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预案再多也没有变化多”

今年就要退休的麻树范，经常跟年轻民警说一句话：“为民服务，要有问必答；为群众解决事情，要有始有终。”

在记者跟随执勤民警采访的路上，不断有旅客上前向民警询问：“同志，我这个车在哪坐？”“小伙子，我要去东广场怎么走？”“你好，我想取票该去哪里？”执勤的两位90后民警，王淦州、勾玉麒耐心地为他们解答。

“火车站里来往的旅客多，有时候因为安检、排队、候车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我们民警都要及时地上前调解。”麻树范说，“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也予以严厉打击，确保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平时我们站里每天要处理的群众纠纷、突发事件、群众丢失财物等等各类事件得有四五起，春运高峰期一天能有十几起，这已经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了。”郭恪涵笑着说。

“铁路民警不像地方的社区民警，社区民警对自己辖区的老百姓比较熟悉，对各种事情也都有相应的预案。”麻树范说，“铁路民警每天面对的是庞大的流动群体，脑袋里要时刻绷着一根弦，预案再多也没有事情的变化多。”

“其实，我们铁路民警最大的心愿就是群众能平平安安上车，我们再辛苦也值得。我们也希望群众能理解我们，遵纪守法、正常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回家的路上，才能平安、有序、温馨。”

新华社沈阳电



▲2月1日，沈阳站派出所民警王淦州在沈阳站东广场执勤。新华社发（龙雷摄）